

歷史與空間

■ 羅大佳

醫生王偉的兒科情懷

兒科是一個需要愛心和耐心，讓自己成為孩子的朋友，但同時又是不太被重視的科室。一些醫院，兒科幾乎成為裝飾門面的擺設。日常生活中，人們形容某件事情很小時，常用的口頭禪也是：「小兒科」。

醫生職業中，卻有人特別鍾愛兒科，願意和嬰幼兒做朋友。這個人就是王偉，洪雅縣婦幼保健院院長助理、兒科主任。

王偉今年37歲，活潑陽光，儀表堂堂，言談之間，一雙有神的眼睛總是閃爍着慈愛的眼光。王偉出生於洪雅縣柳江山區的一個農民家庭，初中畢業後，成績優秀的他本想報考高中，然後去考大學，但在父親安排下，讀了雅安中等衛生學校。敦厚的父親很現實，農村的孩子能夠逃出農村，有份工作就行了。讀完三年中專，王偉感到所學知識不夠，繼續讀大專、本科。參加工作後，王偉漸漸愛上了白大褂，從此捨不得脫下。

從「求飯碗」到愛上醫生這門職業，王偉直言不諱地說，這情感是在工作中產生的。1999年6月的一天，是王偉中專畢業開始臨床實習的第一天，中午快下班時，科室緊急接診了一位2歲多的女孩，高熱、昏迷、抽搐、休克，極短時間內無法做相應檢查，初步搶救後，病情持續發展，眼看一個幼小的生命花朵就要在這裡慢慢凋零，家長的悲痛之情溢滿整個大樓。緊急關頭，二線上級醫師進入搶救團隊，緊急會診後，實施第二階段搶救方案，經過6個多小時的不懈努力，終於把這個稚嫩的小生命搶救過來。現場氛圍深深地感染着王偉，讓他感受到了醫生這門職業使命特殊，意義重大。一個痛苦不堪的病人你幫他解除了痛苦，一個瀕臨死亡的生命你把他搶救了過來賦予第二次生命，還有比這更有成就感和幸福感嗎？從此王偉決心專心行醫。

愛上兒科也是一次偶然。2003年王偉大專畢業參加工作後，工作的醫院雖然掛着兒科的牌子，但主要是從事兒童保健，病情稍微嚴重點就轉去其他大醫院。有次醫院收進了一位小孩，輸了三天液體，病情沒有好轉。第四天，病情加重了，孩子哭個不停，並出現了呼吸困難，孩子的母親焦急萬分。這時候有的醫生要孩子的母親抱着孩子出去轉轉，哄住他不哭；有的要孩子的母親給他餵奶；有的建議停止輸液，趕快轉院……細心的王偉發現孩子喉嚨裡有痰，建議吸痰。那時候王偉還是一名低年資醫生，話的分量很輕，無奈之下，大家才採取

了他的建議，在吸痰之後，孩子沒哭了，於是趕快轉送到縣人民醫院。孩子出院後，孩子的母親提着水果前來感謝王偉，王偉一再推辭，覺得孩子不是在自己手裡治好的病，從此以後，王偉決心做好一名兒科醫生，為孩子的健康成長貢獻自己的青春。

給小朋友看病時，王偉除以大朋友的身份和孩子交流外，更看重查體。這一行醫經驗，來自於輔導老師榮楠。榮楠是雅安職業技術學院附屬醫院外科主任，因技術精湛，退休後又被返聘，王偉中專實習外科階段跟他學習時，來了一位腹瀉和便秘交替發作的病人，這位病人先後在縣城和省城的大醫院治療，輔助檢查後按腸炎來治療，病情出現反覆。榮楠要王偉對這位病人進行指檢。王偉戴上手套，將手指伸進病人肛門，摸到直腸表面不光滑，有新生物，於是給榮楠作了匯報，榮楠按直腸癌將病人收入醫院，此後，病人的病得到了很好的療效。為什麼大醫院都沒查出的病情榮楠老師一下就診斷出來了呢？年輕的王偉從此得到啟示，查體比檢查更重要。

2003年王偉到洪雅縣婦幼保健醫院工作時，醫院安排他專職從事兒科的臨床及保健工作。當時兒科作為一個沒有經濟效益的科室，只有一個醫生，月門診量在200人上下。王偉去後，因為病人不多，就把空餘時間全部泡在閱讀兒科醫學書籍裡，沒有病案實踐時就在大腦裡模擬按診場景和搶救場景，尤其是急危重症，例如腸套疊、呼吸衰竭、心力衰竭、重度脫水性休克、四度喉梗阻等等，這些模擬場景後來在工作中幾乎全部派上了用場，挽救了一個又一個生命，得到患者家長的認可，門診量每年以40%左右的增長，每月門診在保健院創造第一。

王偉不僅給孩子看病，還給新生兒復甦（如果生下的嬰兒沒有呼吸，那就必須進行復甦），那時大多數醫院都是麻醉師和護士進行復甦，但王偉總是親力親為，自己管理嬰兒。不是他對別人不放心，而是他對嬰兒有一片濃濃的感情。那年月，年輕的王偉隨叫隨到，白天跑，晚上跑，一年365天都這樣，沒有累的感覺。

兒科工作中，王偉和家長同悲同喜，感同身受，滿懷激情地投入到學習和臨床工作中去，把兒科看作是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
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發生時，全院緊急轉移到院外空曠處，但這時，一個孕婦已經打好



■王偉悉心為患者診斷。

作者提供

麻醉，但又不能返回手術室進行手術，胎兒在子宮內開始缺氧，只能在救護車上強行分娩，胎兒窒息、死產的風險隨時存在，醫院領導問王偉有沒有做好復甦的心理準備，王偉沒有絲毫猶豫，隨時在救護車上準備進行出生後的復甦，壓力和責任可想而知。當新生兒哭出洪亮聲音的那一刻，王偉感到了幸福和滿足。

2009年初王偉接診了一位來自山區病情較重的腹瀉患兒，治療後，王偉要她住院，家屬執意返家，王偉覺得病情嚴重，給她留了電話，叮囑隨時溝通，後來病情果然加重，患者送到醫院時已經完全昏迷，如果再遲一下後果就不堪設想。後來王偉對路途較遠或者病情較重而又不願住院的家長主動留電話，但從此半夜三更經常被電話吵醒。

2017年的一天，一對夫婦抱着一個大約半歲的嬰兒，氣喘吁吁地擠進王偉門診室，嬰兒面色發紺，意識喪失，看不到呼吸。原來幾天前嬰兒發燒、咳嗽，夫妻二人抱着孩子去其他醫院就醫，醫生認為沒有多大問題，隨便開了些藥，第二天出現嚴重昏迷，夫妻再去給孩子看病時，醫生要他們先給孩子做檢查。夫妻倆感覺孩子恐怕等不到檢查結果，在朋友推薦下，抱着孩子來找王偉。王偉根據家屬的敘述判定為四度喉梗阻後，立即進入搶救流程，一會兒後，嬰兒開始有點呼吸，心率逐漸提升，面色慢慢紅潤。經過後續治療，康復出院了。事後有人問王偉，你當時接受了這個孩子，就不怕搶救不過來發生醫患糾紛嗎？王偉說，怕，就不當兒科醫生了。

王偉的工作逐漸受到了社會的尊敬和政府的肯定，先後被評為洪雅縣十大最美醫者、眉山市優秀醫務工作者和眉山市首屆健康衛士。有人給王偉開玩笑，說你再怎麼優秀也是「小兒科」，王偉也幽默地回答，小兒科怎麼了，小兒科也能治大病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銀星竹鼠與花白竹鼠

話說中華竹鼠主要分佈在中國中部、南部，緬甸北部及越南等地，比如廣西、廣東、雲南、福建、湖南、貴州、江西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四川西部、重慶、甘肅南部、陝西南部、湖北北部等；中華竹鼠在中國分佈最廣，故有「普通竹鼠」之稱；成年個體之體長30至40厘米，體重約為1.5至3公斤；據《本草綱目》所記：竹鼠食竹根，形大如兔，肉味甘補中益氣解毒，在動物分類學屬哺乳綱，啮齒目、竹鼠科、竹鼠屬；竹鼠為中國南方省區分佈較廣的珍貴野生經濟動物，有較高的食用及藥用價值。

至於銀星竹鼠，主要分佈在中國東南地區及印度、馬來半島等，地下生活以葦草根、白茅根、竹根、竹節、竹葉為食；四季繁殖，春秋繁殖高峰；故有「粗毛竹鼠」之稱。背面為褐灰色，背毛具有許多帶白色針毛，並帶閃光，「銀星竹鼠」由此而得名。

花白竹鼠主要分佈於桂北與雲南西部等地，體形與中華鼠相似；體重約兩公斤左右；多為純白色及灰白相間，由中華竹鼠基因變異所致，極為少見；而小竹鼠之分佈區域相對狹窄，數量少，為稀有品種，小竹鼠分佈在雲南西部、尼泊爾、孟加拉北部、泰國、老撾、柬埔寨、越南等；分佈在中緬邊境一帶海拔600米左右的熱帶雨林及邊上竹叢，多在芭蕉芋、木薯地等環境之中挖洞生存，體形與中華竹鼠相似，體重僅為0.2至0.3公斤，全身之毛呈棕褐色。

太白竹鼠又叫純白大竹鼠，主要生長在廣西西北部與雲南西雙版納一帶海拔800至1,000米的熱帶、亞熱帶雨林氣候的茂密山林，濕度60%至85%之間，毛基色純白，老年後毛色略黃，眼睛棕紅呈粉紅色，牙齒與中華竹鼠並無多大區別，體重約為2.5至3.5公斤，在海拔低地方適應性差，繁殖能力極低，已瀕滅絕，人工飼養難度很大。

紅頰竹鼠臉頰毛呈淡銹棕色或棕紅色，毛粗糙、稀疏，體形長40厘米左右，體重約二至四公斤，尾粗大而長，上牙齒與腭骨成銳角，略為向前傾斜，母鼠胸部有兩對乳頭，腹部有三對乳頭，共十個乳頭，生活在濕潤山嶺，適應性一般，對氣候敏感，每年三月至六月為繁殖期，其他季節很少發情。

竹鼠及其製品歷來暢銷國際市場，每年有50萬隻竹鼠出口東南亞各國；美國阿拉斯加州每年從中國進口300噸竹鼠肉；以竹鼠皮製成皮鞋在國際市場上售價為2,000至2,500元人民幣，每件翻毛竹鼠上大衣售價為4,000至5,000元人民幣，竹鼠鬚每公斤4萬元人民幣，以鬚製成的高檔毛筆日本市場上歷來暢銷。

竹鼠皮毛細軟，毛絨豐足而色澤光潤，中華竹鼠皮毛細軟，底絨厚、製裘衣、皮領、帽子的上等原料；尤其上等皮革為造鞋好原料；由於竹鼠集毛皮、肉藥及觀賞於一身，因此在國內外市場一直暢銷不衰，其經濟效益十分顯著，乃出口創匯的高檔商品。

詞度墨香

■ 詩：施學概
書法：梁君度



早起

小溪依樹，急雨經春。
清風洗面，客夢棲身。

伯天施學概鞠躬

踏月臨山水，村煙隱浦沙。
繞岩邀醉眼，嶺嶺採靈芽。
晨露沾新綠，雲裳曳曉霞。
千峰銀鵲唱，四野麗人誇。
草色晴還媚，泉聲甘且奢。
門津喧鬧市，郊路入商家。
鐵漢支天地，觀音慈邇遐。
多情春燕語，無價帝王賒。

庚子年二月十九吉祥

浮城誌

■ 劉希

花名中的哲學

那日下樓，見一個老農推着一車盆栽在賣，看到滿眼的綠色我忍不住上前賞花，一盆打着白色花骨朵兒的綠植便入了我的眼，嬌嫩的花朵潔白如玉，讓我心生一動。問老農，他說這是丁香花，腦海中突然就憶起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：「我希望逢着，一個丁香一樣地，結着愁怨的姑娘。她是有丁香一樣的顏色，丁香一樣的芬芳，丁香一樣的憂愁。」想養一盆丁香花的願望突然就強烈起來，於是掏錢買下，喜滋滋地搬上樓，放在南邊的陽台上。

一直誤認為那藏在綠葉枝頭，像小喇叭的純白花朵就是丁香花，有朋友問我新買了什麼花品種，我會驕傲地答：「我養了一株丁香呢，很好養。」可是有一日，我發現了一個事實，卻讓我驚訝到了。那日心血來潮，拿出手機，給心愛的綠植拍照，突然想起很早以前，我的手機上下載過一個拍照識花的軟件，於是打開軟件，對着我的丁香花掃一掃，看到顯示的結果，突然就怔住了。這哪是什麼丁香花呀？這花有一個接地氣的名字：狗牙花。看到買的花貨不對辦，心裡一時間有些鬱悶，因為它的葉子像極了辣椒葉子，看這花，越看越覺得它就像一盆普通的辣椒盆栽，沒有一點出彩之處。後來想想，與其對它

抱着成見，不如接受吧，既然錯買了狗牙花，那說明與狗牙花是有緣分的。

我給狗牙花換了一個漂亮的花盆，施足了底肥，擺在陽台上，換了心情後再看它，便覺得它是種高雅的花兒了，特別是它的花骨兒，白得耀眼，不多久，那些含苞待放的花骨兒，陸續開放了，更覺得它很出眾。有朋友說是梔子花，細細打量，還真有點像呢。花淨白素麗，典雅樸質，跟梔子花特別相似，不過，它的香味要清淡一些。淡淡的花香，常常溢滿整個陽台。滿盆怒放的狗牙花，成了我陽台上觀麗的風景。

後來我知道狗牙花的花期很長，只要照管得好，薄肥勤施，給它充足的光照，它可以從6月開到11月，它的花期那麼長，不由得越發喜愛了。我常常在陽台上欣賞狗牙花，越發覺得它美，這種美帶着一絲煙火氣息。聽說狗牙花的葉，還是一味藥材，狗牙花的根可治頭痛和骨折，它的全身都是寶，這可讓我對它刮目相看，雖然花名極其普通，可它的價值卻是讓人驚訝不已的。

邂逅狗牙花，讓我明白了花名中也有人生哲學。別以花名論高雅，看事情別看表面，要看內在，了解內涵。再普通的花，背後也有意想不到的花語；再普通的人，背後也有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豆棚閒話

睡眠裡的白衣觀音

■ 吳翼民

近期，新冠肺炎驟然襲來，社會生活之鐘幾近停擺狀態，然而生活並非灰色籠罩，最耀眼的亮點是咱們的醫護人員緊急出動，逆行挺進疫區中心，為了利索治病救人，美麗的護士們紛紛推了平頭甚而「滴蛋頭」，男醫生們居然拎了一大包尿不濕，讓人異常感動，我便油然想起了數年前自己住進醫院病房的點滴感受……

那次我剛進病房時的心境是很灰暗的，心境之所以灰暗，一是病尚未確診，一顆心懸着，就顯得煩；二是為了查病源，便得遵循醫囑須有許多煩瑣和禁忌，比方說要一刻不離監護儀，全身牽牽掛掛都是線，人啊，一如牽線木偶模樣，沒了自主權，聽憑監護儀發號施令，半夜三更那儀器也會發出「唧唧唧」的聲響，好煩人。還有，為了配合灌腸，床頭一塊「禁食」的牌子，就封殺了我的食慾，一周什麼東西也不能吃，取而代之的是無休无止的掛水，那一滴滴的不知什麼水恰似我欲滴的饑涎啊，似在嘲弄着我：好端端的一個大活人，竟然不能張嘴吃東西，空嚥着唾沫，空想着美味佳餚。

自出娘胎頭一回住院，體會到外面的生活是多麼精彩，然而，住了不多幾天，我漸漸品味出其實醫院裡的色彩也有其鮮亮靈動的一面呢。

醫院和病房就是一個縮影的社會，一批批病人出院了，一批批病人進院了，便如有些

瑕疵的產品進流水線修復一般，源源不斷更新了，歡欣鼓舞出品了。如今醫院的條件設施越來越好，若不是來治病的話，頗有進了療養院一般美好，所以病人入院，大可不必為環境的逼仄、氣味的混濁、因環境差而引發的人與人間的摩擦所苦。我看到病友們很少苦臉愁容，陪客們也大多開朗陽光，病人和陪客們說笑着，居然還能時不時聽到誰在哼唱流行歌曲呢，更兼病區裡各床位跟醫護人員的傳喚鈴鈴也是流行的輕音樂，人們猶如置身哪個音樂茶座。當然，更為賞心悅目的是現在醫護人員日趨人性化的服務。病人頭一天進病房，便有相關的醫護人員和工動人員到你病床前亮相、自報家門、交代關於醫療方面的注意事項和生活方面的諸多指南，訂餐的阿姨笑容可掬遞上主食和副食菜單供你選擇。我看到他們都穿着整潔的白大褂，臉上都洋溢着甜美的笑容，與他們胸前佩戴的卡通形的笑臉徽章交相輝映。那胸前的卡通笑臉徽章甚是有趣，再看醫護人員的笑容，更顯出幾分童真，真讓人忍俊不禁。尋思幾位架着眼鏡、文質彬彬而表情嚴肅的醫學博士竟也變得和藹可親啦。

每天早晨查病房，總有幾位護士作前部先鋒，提前為病人們換好潔白的床單和枕頭，侍候病人們躺下迎接醫生的到來。醫生們依序來了，莫不耐性地問長問短，對症開方，一位年長的科主任在檢查撫摸我腹部的時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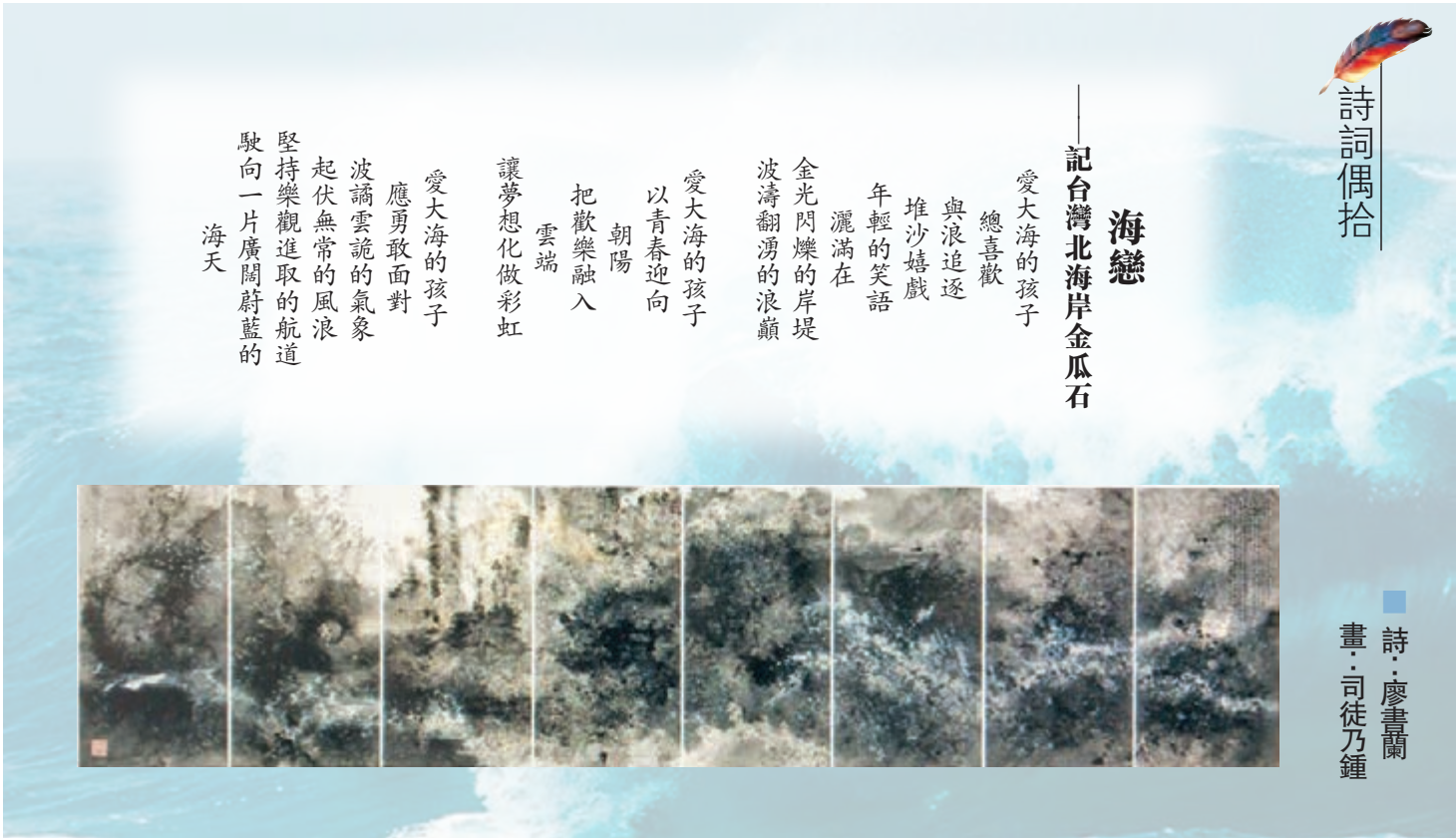
竟是提前用熱水袋溫暖了雙手，令我在早春時節不覺有寒意近身。事後護士長告訴我，這是這位老主任一貫的姿態，聽了令人動容。其實護士們同樣懇勤周詳，當病人們按響電鈴，她們總在一分鐘之內急趨而來，一天之內她們穿梭在過道和病房得走多少路啊。這次看到武漢疫區，許多護士每天行走達四萬步以上，油然敬佩而心疼。

病房的夜分外寧靜，電視機準時關機，病人和陪客皆遵守作息制度、安然躺下。唯有醫護人員小步的行走聲和美妙的鈴鈴聲輕輕灑向心頭。

護士們無疑是醫院和病房夜的主角，她們都好年輕哦！秀氣、有的稚氣未脫，卻已經身手不凡、動作敏捷，什麼活兒都手到擒來，立馬解決。

我起先處於「一級護理」狀態，不管白天黑夜都得讓護士們服務操心，當心境處於紛繁雜沓之際，她們便使着法兒安撫我，如大人哄小孩一般。我想，我已經可以做她們爺爺啦，倒是孫女輩安撫起我這個不聽話的爺爺了，不免有點羞慚，想着，心緒豁然達多了。

偶爾深夜或凌晨，她們躡手躡腳來為我測健康指標，我睡眼惺忪中驀然有一個感覺，可愛的護士們多像傳說中的觀音菩薩，一身潔白的穿戴，終日掛着美麗的笑容，以慈愛之心救苦救難。



詩詞偶拾

海戀

記台灣北海岸金瓜石

愛大海的孩子
總喜歡

與浪追逐
堆沙嬉戲

年輕的笑語
灑落在

波光閃爍的岸堤
波濤翻湧的浪巔

愛大海的孩子
以青春迎向

把歡樂融入
雲端

讓夢想化作彩虹
愛大海的孩子

應勇敢面對
波濤雲詭的氣象

起伏無常的風浪
堅持樂觀進取的航向

駛向一片廣闊蔚藍的
海天

詩：廖書蘭
畫：司徒乃鍾